

归羽三门峡

□任根立

我叫北风,这个名字是母亲起的。她说我破壳那天,西伯利亚荒原上刮来了第一阵北风,凛冽却干净,带着远方的讯息。如今,我正乘着这风,履行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远征。

我们的队伍像一条流动的银河,在云层与大地之间蜿蜒。身下是浩瀚无边的贝加尔湖,深蓝色的湖水渐渐被抛在身后,取而代之的是蒙古戈壁无垠的枯黄。飞行是刻在骨子里的律动,双翅每一次扇动,都消耗着巨大的能量。族中的长者飞在队伍的最前方,他们是活的罗盘,引领着方向。母亲紧挨着我飞行,她的羽翼强健而稳定,为我阻挡着最烈的侧风。

“跟紧,北风。”她在呼啸的风声中对我低语,“记住身下大地的模样,记住风的味道。这条路,你要飞很多年。”

迁徙的路途并非总是诗意,它充满了严酷的考验。我们曾在内蒙古草原上空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风雪,冰冷的雪粒如同砂石般击打在羽毛上,视线一片模糊。队伍在狂风中艰难地维持着阵形,幼鸟们惊恐的鸣叫被风声吞没。那一刻,疲惫与恐惧几乎要将我淹没,是母亲用翅膀轻轻拂过我的背脊,那温暖的触感传递着无声的力量。我们曾在某个不知名的湖泊歇脚时,遇到游隼的窥伺,那黑色的闪电俯冲而下时,所有成年天鹅瞬间组成防御圈,将我们这些幼鸟护在中央,昂起的脖颈和展开的羽翼筑成了一座白色的堡垒。

“为什么要去那么远?”我曾在一个歇脚的夜晚,询问族长。他是一只极其年迈的天鹅,羽翼已泛着沧桑的嫩黄。

他望向南方,目光仿佛能穿透黑夜:“因为黄河在那里,三门峡在那里。那是我们世代相传的‘冬宫’,是一片被人类守护着的温暖水域。”

“人类”这个词让我既好奇又警惕。飞越了广袤的黄土高原,空气中的水汽渐渐丰润起来。某一天,领航的长者发出一声异常洪亮、充满喜悦的长鸣。我们俯

冲而下,穿过薄薄的云层,一条巨大的、土黄色的河流如同大地的动脉,呈现在眼前。这就是黄河!

但与我想象中的奔腾咆哮不同,这里的河流显得异常安详、宽阔。它在这里仿佛打了一个优雅的盹,形成了无数岔流、浅滩和明镜般的湖泊。大片金色的芦苇荡在岸边摇曳,像在向们招手。

“三门峡,我们到了!”母亲的鸣叫声里充满了回家的轻松。

成群的族群成员,以优雅的姿态掠过水面。它们双翼舒展,节奏沉稳,在气流中保持着近乎完美的V形,仿佛用羽翼丈量着迁徙的旅程。到了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,队伍缓缓盘旋,宽大的翅膀在夕阳中泛出银白光泽,如同撒向空中的诗行。最终大家依次滑翔降落,在泛白薄冰的湖面上留下长长的波纹,为这座“天鹅之城”带来整个季节的翩跹与鸣唱。我也稳稳地滑翔降落,当我的蹼足触及那微凉而柔润的河水,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宁瞬间流淌全身。水是活的,底下有鲜嫩的水草,有活泼的小鱼。这里没有北地的冰封与死寂,一切都充满了温和的生机。

最初的日子,我们谨慎地熟悉着这片家园。而对岸的喧嚣,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。那些高耸的、反射着阳光的楼房,那些在夜晚亮起的、比星河更璀璨的灯火,都让我们感到新奇。

很快,我们便注意到了岸边的志愿者。他们时常出现,有时划着小船,缓慢地在水道间巡行,打捞着水中的枯枝与杂物;有时他们会在岸边忙碌,补种水生植物。他们的动作总是轻缓的,仿佛生怕惊扰了我们的宁静。

最让我印象深刻的,是那个黄昏。我正悠闲地梳理着羽毛,忽然听到一阵稚嫩而焦急的鸣叫。一只当年出生的幼鸟,不知怎么被一个透明的塑料环套住了脖子,惊恐地在水里扑腾。它的父母围在旁边,发出无助的哀鸣。

就在这时,两个志愿者发现了异常。他们迅速但毫不慌乱地涉水而来。其中一人用极其温柔的动作,轻轻拢住那受惊的幼鸟,另一人则用一把小巧的剪刀,小心翼翼地剪开了那个致命的塑料环。获救的幼鸟惊魂未定地扎进母亲的翅膀下,而那两个志愿者的脸上,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宽慰的笑容。

这一幕,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。我忽然明白了族长的话。这里的人类,与我们共享着这片水域,他们是守护者。

冬天的三门峡,有其独特的韵律。当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再度南下,这里会落下纷纷扬扬的大雪。天地间一片纯白,我们的羽色仿佛与这雪世界融为一体。我们成了这片银色画卷中跃动的精灵。而岸上,来看雪和看我们的人类也多了起来。他们的欢声笑语,隔着飘舞的雪花传来,给这静谧的世界增添了无限的暖意。

一个晴朗的午后,我独自在靠近岸边的浅水区觅食。一个人类幼崽被母亲抱在怀里,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,好奇地望着我。忽然,他伸出胖乎乎的小手,唧唧呀呀地叫着。那一刻,一种莫名的信任感涌上心头,我没有后退,反而优雅地划了一下水,微微侧头,回应似的发出了一声轻柔的低鸣。那孩子“咯咯”地笑起来,笑声清脆得像冰凌敲击。

母亲飞到我身边,望着那对离去的人类母子,轻声说:“看,北风,这就是我们年复一年,飞越万里的意义。不仅仅是为了生存,也是为了这场跨越生灵的相遇与信任。”

我抬起头,望向湛蓝的天空。不久之后,春风会来,它将催促我们再次启程,飞回北方的繁殖地。但我知道,我和我的族群,一定会再回来。因为这片被黄河水滋润的土地,这座名为三门峡的“天鹅之城”,以其无限的包容与温柔的守护,早已成为我们羽翼之下,另一个无可替代的家。我的每一次振翅,不仅是为了飞向远方,更是为了,归家。

征文启事

三门峡作为“黄河明珠·天鹅之城”,每年冬季吸引数万只白天鹅栖息越冬,全国知名生态旅游的名片愈发亮丽。为进一步弘扬黄河文化,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,推动文旅深度融合,在2025年白天鹅旅游季来临之际,三门峡日报社、三门峡市作家协会联合发起主题征文活动,邀全国文学爱好者用笔墨记录天鹅之城的自然与人文之美。

征文时间:2025年11月初至2026年1月底

征文主题:天鹅翩跹·城韵悠长

征文内容:

生态之美——聚焦白天鹅栖息三门峡的生态景观、保护故事,展现湿地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成果。

人文之韵——结合三门峡仰韶文化、虢国历史、黄河文明等元素,讲述城市与天鹅共生的温情故事,或旅行见闻、民俗体验。

城旅之趣——推荐冬季旅游线路(如游黄河、看天鹅、泡温泉、访函谷关等),分享美食、摄影、文创等特色体验。

征文要求:

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游记等。文责自负,严禁抄袭或AI生成作品。

投稿格式:1.文稿以“正文粘贴+Word附件”形式发送,邮件标题注明“2025白天鹅征文+作品名+作者”。2.需附作者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、通信地址。

投稿邮箱:smxfuniu@163.com smxzww@163.com

天鹅翩跹·城韵悠长



山间的酸枣树

□张彩虹

它藏在豫陕交界的深山窝。山村四面都被波浪般的山围着,山上许多鹌鹑蛋似的小石子,铺满山的肌肤,脚踩上去咕噜溜往下滚,人们便把这种小石子叫搓脚石。搓脚石多的地方什么树都不长,唯独酸枣树不嫌贫瘠,一棵棵把根扎到石子下的沙土里,把枝叶伸进阳光里,在碎石包围的山梁上,绵延着它们的生存法则。

山枣树,是山里人永恒的陪伴,它极普通,如山里的人。它的树干黝黑、皴裂,与初秋枝头那水灵脆甜的小枣简直不在同一个世界,又仿佛进城的山里人,骨子里蕴满了斑斓的色彩。冬日的酸枣树的刺泛着紫红的光,一根根昂着头,即便用手掰它也不肯离枝——它天生带着顽韧与倔强,用长长的根把住山头、石堰,默默无言的茎向着天空,锐利的刺是自卫的武器。

春风一吹,它便悄悄醒来,染上浅翠,顺着那翠色往上看,一个个长满刺的小枝上突出了绿苞,不几天就成了幼叶。嫩嫩的浅绿很诱人,似乎可以引诱味蕾。一个月左右,那些伸展的枝上,卵圆的叶子间就会散放星星点点的“爆米花”,那就是枣花了。

花是寻常的黄绿色,亮亮的,似星星,若眼睛。也许它

浸透冬的寒,就极珍视春的暖,加之吸吮了深山的水雾,就显出灵动的釉彩,亮得迷离。它很小,可以被艳艳的玫瑰忽略,让人猜不透它想诱惑什么,又能诱惑几双瞳孔。晨光落在上面,碎碎的花眨着眼睛,有风亲抚,它一样风姿绰约。晨光沐浴,小小蜜盘上,花蜜积聚成滴,晶莹如珠,幽香惹人,那些蜜蜂们忙着来做媒,以期它结出繁密的果实。

叶脉连着筋骨,枣花香了石山,如山村的胎记,没有斑斓的模样,却朴素得可爱。它年年在这石山上,牛羊一到,就用舌头卷下叶片,吐出一股清香。也常看见几片被太阳蒸干水分的叶片,黄黄的,恹恹的,但同枝的花仍然水灵可爱。叶片最大的牺牲精神就是牺牲自己,使花保存活力,这也许是在自然选择中,枣树对环境的适应和选择吧。

此时,也是蔬菜生长最旺的时候,为了防止鸡鸭糟蹋菜,常有人拿着镰刀砍下枣树,捆成一捆,插到地边让它担负看守菜园之任,成为田埂地堰默默的守护者。

山枣,年年生,年年遭遇牛羊蚕食与刀斧砍杀,即使成了残枝,也能最大限度地开出细碎的花,结出甜酸的果,在枯荣交替里,活出顺势天运的模样。

七月初,五更时太阳还没醒,东边远远的山顶还有夜色在缠绕,那挂在小枝上的枣们就熬不住了。一颗颗先是

腮边抹了缕红丝,再一圈圈漫开红晕。从枣树的主枝到侧枝,从大枝到小枝,颗颗都挂上了红圈圈。摘一颗放进嘴里,脆生生的酸与甜,那是一年中特有的风味。“路逢枣树行,熟果落衣裳。野味谁相送,山僧手自尝。”风来了,它滴滴溜溜似铃儿摇晃,在晨雾或细雨中旋绕着它们生命中最后的光彩。因为不久,它们便会被人们从枝头打下,经过筛选,装袋,乘车奔向远方。

远方,也许不是它向往的地方,也许它还想把种子撒在脚下,继续新的生命旅程。但使命在身,它们以身为药,继续滋养着人类。

也有一些幸运的种子,随风飘落,坠入泥土,在某个土坎,或某个角落,悄悄埋下希望。来年春天,它们会破壳而出,破土而出,接纳阳光与雨露的恩泽,继续生命最初的渴望。而那些离开故土的枣儿,虽走上了不同的旅途,却也在各自的命运里,完成了无声的使命。它们的生命,从未真正离开过这片土地,只是以另一种形式,默默延续。

年复一年,它的花落了,果熟了,一颗颗泊向远方。而它的根仍深深扎砂石,用它那简朴的身姿迎接寒暑轮回,迎接无数个不确定的偶然,似以雾似风的语言,诉说着自然界深奥而朴素的道理。

故园的树

□寇洵

巷子口有一个小院,小院门口有一堵墙。墙是土墙,塌了半截,墙里长了一棵花椒树。今年花椒结得不多,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摘过了,只留了一点在树上。我路过时摘了一点,刚要凑到鼻前,花椒的味儿就出来了。我特别喜欢这种味儿,忍不住又吸了一口。小院里有一个老婆婆在晾衣服,院中间斜拉了一根铁丝。她搭好衣服就过来了。我问她岁数,她说九十三了。她腿脚还好使,自己一个人住。我看着她身后低矮的土坯房,黑洞洞的门口、屋顶灰色的砖瓦。她院里只有这一棵花椒树,孤零零的,像她。

邻居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,树顶挂了几个挺大的石榴,火红火红的,很好看。我站在院墙这边往那边看。一个老婆婆坐在屋檐下,静静的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好半天,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以前这个时候,经常有一个老大爷陪她坐着,两个人也不说话,就那么坐着。太阳一点点移过去,移到他们脚下。这次我回来,没有看到老大爷。我不知道老大爷去哪儿了,也没敢打听。一连几天,我每天看见老婆婆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屋檐下。树上的石榴红了,在阳光下格外闪亮。

父亲住的院子里,原来有一棵柿子树。父亲在树下摆了石桌、椅子。我从外面回来,就围在那里吃饭。有亲戚朋友来了,也坐在树下说话。柿子熟了,我离开家的时候,父亲用夹竿夹一些下来,让我带上。还有一棵杏树,有一年结的杏格外多,把树都压弯了。父亲怕把树压坏了,用木杠在枝条下面顶着。有一棵葡萄树,父亲就在厨房外面搭了一个凉棚,葡萄藤垂下来,格外诱人。盖新房时,这几棵树都被移走了。坐在院子里,我时常想起它们。

从父亲住的地方出来,往南走,是一条深沟。进沟一二十里的样子,有一个水库,叫双庙水库。水库夹在两山之间,一直朝深沟伸去。沿着水库边的窄路往里走,我看到靠近水库的斜坡边有一些酸枣树。酸枣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,只剩了一树的酸枣,红红的小果子缀满枝头,像一颗颗红玛瑙,煞是美好。这是可以入药的,但没有人过来摘。它们就那样挂着,在深秋的山野里。

早些年,三舅从山里挖了一棵酸枣树,种在院门口。三舅将它嫁接成柿树。今年我回去,看见柿子结得特别稠密。柿子熟了,我一伸手就摘下一个,咬一口,蜜样的甜。三舅说,今年柿子结得多。三舅门前的乡村公路两边,不远就有一棵柿子树,绿色的叶子、金黄的柿子,再夹杂着一簇簇火红的柿子,把乡村装扮得斑斓多彩,秋意也在这样的色彩里越来越浓。

父亲开车把我带到屋后的岭上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势高的原因,这儿不少树的叶子都黄了。我们站在山顶上往远处看,眼前是满眼的金黄。起风了,树叶摇动起来,发出哗啦啦的响声。于是就有一些叶子落了下来。我们站了一会,又有一些叶子落下来。我和父亲站着,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。我们不说话,都去看远处。远处是一片大山岭,在山岭的尽头,是洛河的水床;再过去,是我们的小县城,高高低低的楼房密密麻麻地排开;再后面是北山,起伏的山岭逶迤而来,又逶迤而去。

坡头红叶红满山

□段华峰

当秋风悄然拂过澠池县坡头乡的山野,便奏响了红叶季的华丽乐章。每年十月末,这里十万亩红叶如约而至,似是大地献给天空最热烈的告白,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,只为一睹这绝美秋景。

从坡头北行,踏上一段奇妙的旅程。下了五里坡,车辆在新修的盘山公路上缓缓盘旋。车窗外,景色逐渐铺展开来,仿佛一幅流动的车画。翻过一座山,越过一道岭,目光所及,层峦叠嶂,起起伏伏,满山遍野都是红叶。那叶红得像火,红得热烈,迎风招展,似在向世间宣告着秋的绚烂。举目远眺,惟余莽莽,红红的,一层层梯田错落有致,像是大地的纹理;一朵朵云彩悠然飘荡,与红叶相映成趣,醉了大山,也醉了游人的心。

沿着山路继续前行,路旁的红叶愈发繁茂。它们或三五成簇,或独自傲立,形态各异却又和谐共生。有的红叶如同燃烧的火焰,炽热而奔放;有的则似少女的羞红红晕,娇嫩而

温柔。微风拂过,红叶轻轻摇曳,发出沙沙的响声,仿佛在低语,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偶尔,一片红叶飘落,如同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,缓缓落在地上,为大地铺上了一层红毯。这红毯,是大自然精心编织的艺术品,每一片都有独特的图案,每一片都承载着秋天的深情。

终于到达观景亭,这里是观赏红叶的最佳位置。游客们迫不及待地登高望远,将这壮美的景致尽收眼底。红叶丛中,人影绰绰,欢声笑语在山间飘荡。游客们穿梭于红叶之间,打卡拍照,留下这难忘的瞬间。有的游客摆出各种姿势,与红叶亲密互动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;有的则静立伫立,沉醉于这美景之中,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。孩子们在红叶间嬉戏打闹,无忧无虑的笑声回荡在山谷,为这宁静的秋日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。

红叶的美,不仅仅在于它的色彩,更在于它所蕴含的生命力量。它们在秋天绽放,不畏霜寒,展现出一种坚韧与顽强。每一棵树,都是大自然的守护者,用它们的红叶为大地披上盛装,为人们带来温暖与希望。这红叶,是秋天的使者,是大自然的馈赠,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坡头红叶,是秋日的炽热情诗。它用热烈,点燃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;它用美丽,装点了大地的容颜;它用坚韧,传递了生命的顽强。在这里,人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,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魔力与温暖。

情系丹江河

□周建虎

老家是南阳淅川的。门前的丹江河,更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地方。

那时候小,也不知道它有啥大作用,只是常常和弟弟妹妹一起跟着母亲去河边洗衣服,还偷偷下河游过泳。

长大以后,就去当兵了,回家的次数相对少了,对丹江河的印象也逐渐模糊,再后来,就听家人说起有关搬迁的事了。

为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,国家实施水资源空间分布调整战略工程,丹江口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责无旁贷。

记得2009年回家看望母亲时,她说,县里、乡里都动员了。道理都懂,就是不想搬家,在这儿住久了,都熟悉了,也不想把我父亲一个人丢在这个土坡上。我自然理解她的心情,也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开车带着她到丹江河附近的大观苑转转,看了看。

2011年前后,老家的乡亲们陆续搬到了社旗,我工作的原因,没能及时回去,后来听大姐说,母亲看到先前搬去的人居住环境的照片以及各项补贴,很满意,便同意搬家。

2013年,我带母亲回了几趟老

家。家乡变化真是太大了,丹江河附近,不同季节和地段呈现多样风貌:丹江口水库冬日层林尽染,水车与南水北调渠首大坝、丹江口三峡峡相辉映,形成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壮丽景象。

商洛丹江漂流段,两岸青山绿水,河床清澈见底,沿岸有白鹭栖息、芦苇丛生,村落炊烟袅袅,展现出一幅幅生态画卷。商洛段河床丰水期则呈现“一湖碧水”的景象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。

母亲也笑了。故土难离。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辛劳,当初她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,告别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家,满载憧憬,走进了环境优美的新家园,成为移民新居的新成员,让我们这些远在外地的晚辈们也倍感欣慰。

现在,移民村已陆续实现基础设施完善、产业升级和生态宜居的“美丽移民村”目标,并持续推进提升工程,村民们也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新生活,对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充满信心!

曾经的丹江河,正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促进区域经济合作,成为连接南北的经济纽带。

伏牛

题字:邵玉铮

